

江夫人信仰考

——以福建屏南田野调查为基础

(复旦大学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祁刚)

较之妈祖、临水夫人等福建本土女神信仰，有关虎婆江夫人传说及其信仰的专门探讨，似不多见。所见相关讨论，或仅限于一村一姓，视其为村落、家族的保护神，^①或是受到《闽都别记》影响，以之为临水夫人婆神系统中的痘神，^②乃至推论“(陈靖姑)收服乡里虎魅，这可能是一般庙宇所祭祀江山育的最开始源头”。^③以上研究对同一神明信仰不同面相的揭示，或是由于各自依据文本材料有所不同。在以临水夫人陈靖姑为中心的传说及其信仰体系中，江夫人的形象经历了从妖到神的嬗变——初为山中虎精，后被陈夫人降伏，成为保痘、护童的婆神。^④这与古田、屏南两地县志、家谱中“江氏处女跨虎成神”的人物事迹相去甚远。至于能否以地方传说的不同来解释彼此之间形象的差异？笔者认为，就不同地方（福州、古田、屏南）不同文本（小说、方志、家谱）之间的内在关联而言，上述形象差异与其视作地域离散造成的结果，毋宁是信仰不同发展时期阶段性特征的表现。本文拟以江夫人信仰的发展脉络为线索，贯穿不同地方之空间联系，整合各种文本的形象差异，试就明中叶以来江夫人传说及其信仰在闽江中下游地区的传布、流变过程予以浅析。

一、两种形象：从江姑到虎婆

江夫人传说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古田县令杨德周所纂《玉田志略》（亦作《玉田识略》）。杨氏“辑纂志略，典核精详”，且留心地方逸闻，搜集整理成文。江氏故事亦收录其中：^⑤

龙江之里有江姑焉，江氏之处女也。一虎相侦欲搏之，姑誓虎曰：“欲我以身殉汝，汝须了我一身，祈勿留残肢剩骨于人间。不然死者有知，何能纵汝也？”虎

① 丁煜成：《从虎婆到圣母的历程——玉库村村落信仰变迁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06年。张帆：《陈靖姑信仰观照下的虎婆江夫人——以福建东北部江姓村为观察对象》（未刊稿），福州：福建省艺术研究院，2008年。

② [日]野村伸一：《東シナ海周邊の女神信仰という視點》，慶應義塾大學日吉紀要・言語・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No.26 (2001.4), p.4

③ 康诗瑀：《临水夫人信仰研究——以地方志书、史料记载及传说故事发展为例》，《史汇》第十期，台湾：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2006年9月，第210页。

④ 傅衣凌先生认为“《闽都别记》的写作时代，约在清乾嘉之际或者更后些，系当时福州说书人根据本地民间传说，参考历史故事所拼凑而成的一种话本”，而“陈靖姑神话，是全书的一个重要线索”，参看[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前言”之第1页、第3页。虎婆江夫人故事情节分别见诸是书第二十三回“鬼改法门虎婆游食，妖占商妇元君别师”、第二十四回“靖姑割肉补父痲疽，元君救难收猴怪虎婆”、第八十五回“银舍践豆苗会金哥，虎婆收毒气保赤子”等。

⑤ [明]杨德周：《玉田志略》卷二，“灵异”，崇祯六年刻，南京图书馆藏本。

为首肯，挈姑于层崖而啣之。啣竟，遗姑指于崖罅。虎愈爪而指愈入，虎无奈何。逾晚，里人见姑着绯衣跨虎匝村而鸣，人人讶其灵变。是夜，姑复假梦于乡硕曰：“吾始以身事虎，虎今以躯降吾，吾今当为此山之主，为尔镇厥虎可乎？”里人因特祀之。由是此乡从未有虎警。即偶有之，视姑而警亦遂宁。尚是世庙间事，彼崖罅间爪迹犹存。噫，可骇也！庙在邑之廿二都。

据其所录，大体反映了当时民间口头传说的历史风貌。形象生动之余，亦见其“从人到神”的故事原型。大意是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古田县二十二都龙江境一江姓未婚女子命丧虎口，歿后跨虎成神，竟能宁靖虎患云云。这类以驱除虎患为题材的信仰崇拜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在闽浙地区出现，因其褒扬孝义、忠君等富于自我牺牲的个人精神，通常能够获得朝廷旌表。^①尽管江姑事迹见诸县志，但是官方对此似乎并未予以置评，至少“祀典”失载，“坛庙”无闻，仅作“灵异”一则而已。与之相比，乡硕、里民等人立庙奉祀的举动，却表明地方上对此事件的关注。究其动机而言，则是社会背景与地方风俗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嘉靖十四年至二十二年（1535年—1543年），闽东各地均遭受不同程度的“虎变”、“虎暴”、“虎害”；^②另一方面，古田民间“贵巫尚鬼”（宋邑令陈昌期语），“然其喜巫好斗，则所沾染然也”，至明未改。每至上元节庆，“各保巧妆故事，迎神绕境而匝”。^③

崇禎《玉田志略》所载江姑传说为迄今所见最早版本，而有关江姑庙宇的文字记录，最早见于侯官王应山万历四十年（1612年）所著《闽都记》。^④据其所载，“西河道院在眉寿坊内，元大德九年（1305年）建，旁有玄坛祠，今并废。虎婆祠在道院之南，架石为梁，建亭其上，祀江夫人，屡昭灵应。”^⑤所谓“架石为梁，建亭其上”，盖言祠庙草创之初规模简陋，不过“里巷之私奉”而已，故其时距江姑信仰初来福州不久。自“江姑”改称“虎婆”，则知其“屡昭灵应”的灵验事迹已非宁靖山村虎患，而是与当时福州城市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由此，福州城内的虎婆信仰自成体系——虎婆为城西旗山一只白面虎姆所生，后为西河江姓樵夫收养抚育成人，故名“江山育”，因伤人为害，为陈靖姑收服，“令作姐妹行，为护法”，嗣后遣虎收痘保童而受民间奉祀，号曰“虎婆奶”。^⑥清末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元帅庙河墘所祀虎婆奶，称江氏夫人，又称虎婆坑，其香火由西河石山境分入。盖江氏夫人奶

① 嘉靖《温州府志》卷十三，“卢氏女，永嘉人，居卢奥。虎将噬其母，急就代死。后有人见其跨虎而行，立祠永宁乡上塘。宋理宗朝封曰孝佑。”光绪《福安县志》卷终，“汉唐孙孺得道术……宋淳祐间邑有虎患，孺显灵驱除之，示梦县令，题请授封为威惠侯。”

② “嘉靖二年四月，有白面虎辟易福安乡落，啣死数十人，行路几绝。十四年四月，寿宁有虎自浙来。十五年六月，两虎往来宁德西南门，五日不去。十五年九月，福宁二十五、六都，有虎啣窃盗。十七年，有虎入福安县城。二十二年二月，虎伏福宁乡都道旁，伺行人而啣之，三日稍息。二十二年七月，福宁古县门，有虎伤盗魁，逐群盗。二十三年，群虎往来寿宁九都地方。”兹据嘉靖《福宁州志》、康熙《寿宁县志》、光绪《福安县志》等整理而成。

③ [明]刘曰暘：《古田县志》卷一，“风俗”、“节序”，福建文史丛刊，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11月。

④ 王应山，字懋宣，侯官县人，嘉靖九年（1531年）生。清人陈寿祺序《闽都记》云，“懋宣年逾八旬有二，康健如故，撰述日富，著《湖山纪胜》，后删润改名《闽都记》”。故知是书于万历四十年作成。

⑤ [明]王应山：《闽都记》卷九，道光十年重刊本，中国地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12月。

⑥ [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第二十三、二十四、八十五回，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

城外虎坑人，俗人遂于座下塑一虎。祀夫人者，亦以牲醴饲虎。俗云：‘虎婆奶手上无团给人抱。’”^①考其源流，皆以“西河”为发端，故西河道院旁的虎婆祠实为福州虎婆信仰之始。

由此可见，至晚于明万历中，原本流传于古田县二十二都一带的江姑信仰已经传布至省城福州，而彼等“尚是世庙间事”。至于其传布、流变的具体过程究竟如何，笔者今仅能以福州、古田、屏南等地文献材料有所勾陈，管窥一斑。大体言之，江夫人信仰自古田廿二都龙江境经临水宫流传至福州，而地方道士在此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觑。

雍正十三年古田、屏南分县之后，明代古田二十二都龙江境改隶屏南十都，范围与今屏南长桥镇相当，^②因其地近古田，风俗与屏南其他乡都多有不同，如每年正月十五日，“各都点灯贺元宵，设醮迎年，祈祷人康物阜。惟长桥例往古邑临水宫，迎陈夫人庆贺。”^③就此而论，这一活动自始至终与江姑信仰密不可分，至少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空间上，长桥及其周边村落并无专门奉祀陈夫人的祠庙。^④陈夫人大多配祀于王厝、官洋等处的江夫人庙中。因此，王厝江夫人庙遂为进香迎神、地方演剧等社区活动的中心场所。时间上，正月十五不单是陈夫人的圣诞，同时也是江夫人诞辰——“虎婆名二姑，正月初七午时生。玉匣记正月十五日诞辰”。^⑤长桥王厝江夫人庙与古田临水宫一年一度的空间联系，使得江、陈两个信仰体系之间相互沟通成为可能。每年例往临水宫迎陈夫人的同时，长桥江姑信仰亦随之流传至古田临水宫——考之江姑信仰产生于嘉靖间，而虎婆信仰于万历中传至福州，故此推断其时应在嘉靖、万历之际。

自古田临水宫至福州的传播路径，大多为地方道士的流动性所致。古田临水宫每年正月“请香接火”的仪式活动，不但对周边诸县的道士、师公具有很大吸引力，且使得福建及邻省的正一派道士及信众云集而来诵经祈福。^⑥因此，不难理解福州城内的虎婆祠为何会与西河道院、玄坛祠故址为邻。又清人林枫《榕城考古略》，“西河道院、元坛祠，今并废，易为虎婆宫、元帅庙”。^⑦笔者据此大胆推论，江姑信仰的传布、虎婆信仰的形成均与古田、福州一带的地方道教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虎婆信仰为闾山教三奶派所吸收，流传甚广，例如，在台湾地区行用的道教闾山派科书《保童醮启圣度关科》中就称其为“注生虎头江婆奶”。^⑧除此之外，长桥例往临水宫迎陈夫人这一风俗的形成，亦与其执事者长桥包氏家族的道教传统相关。据《长桥包氏家谱》“包氏祖先芳名录”，“七世可轨、八世天旨父子相继，皆有道术。能掌上驱雷，日中见斗，驱天兵而剿醜雨，或张阴箭以射杀虎狼、山精水

① [清]郭柏苍：《竹间十日话》卷六，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7月，第104页。

② 据《长桥村史》，“我村属横溪里廿[二]都龙江境，有属：长桥、坑乾、王厝、大坑、四保、周佳山、官洋、里高溪、江坑、陆地、厦地、龙漈、洋头村、前院、南地、前界后村、赤溪洋、中洋仔、后寮村”。参看包久法编：《长桥村史》，1996年油印本。

③ [清]沈钟：《屏南县志》卷七，“节序”，故宫珍本丛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4月。

④ 据乾隆《屏南县志》卷七“寺观”，“仙宫殿在龙漈村水尾，祀马仙奶；仙殿在下地村尾，祀马仙奶；夫人殿在官洋水尾，祀江夫人；桥头堂、江夫人庙俱在王厝。”其中，王厝桥头堂奉祀齐天大圣。

⑤ 光绪《官洋江氏族谱》，1963年，江良清手抄本，今藏于屏南县长桥镇官洋村。

⑥ 庄孔韶：《福建陈靖姑传奇及其信仰的田野研究》，《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第97-98页。

⑦ [清]林枫：《榕城考古略》卷中，“坊市第二”，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7月，第54页。

⑧ <http://www.xianzongwang.cn/?action-viewnews-itemid-168>

怪、魑魅魍魉，一时芟除殆尽。当时事迹烜赫耳，越盖曾于今五百余年，犹家俎豆而人尸祝之，水旱有祈、疾病有祷无不捷，吉凶福祥无不响焉。”^①尽管是谱世系中并无明确业道者，但自北宋末至明中叶的五百余年中，包氏后裔仍能向其祖先祈晴祷雨、测问吉凶，则其传统使然。乾隆初年，凤溪村有包公殿，祀可轨、天旨二公。^②

二、两种倾向：历史化、宗教化

明代中叶以来，古田江姑信仰流传至福州，并在地形成虎婆信仰。从江姑到虎婆的形象变化，不单是信仰功能发生改变，本质上则是文化意义上的根本转变。与此同时，古田当地的江姑信仰仍在不断发展，并在古田、屏南分县的时代背景中，分别表现出与地方家族历史、宗教传统相结合的两种倾向。较之福州虎婆信仰而言，这一发展理路往往并不为人所注意，以下试述之。

雍正十三年（1735年）古田、屏南两县分治之后，乾隆五年（1740年）新修完成《屏南县志》。有关江姑传说，乾隆《屏南县志》仍袭《玉田识略》旧说，亦未见诸“坛庙”，只系于“山川”、“古迹”，充作地方掌故而已。

虎婆岩，在石龙冈上，江夫人显迹处。岩上有虎迹，亦有履迹，香条草遍于岩际。贡生江起蛟诗：“江婆显圣处，童叟至今传。名迹留千载，灵坛镇万年。石龙回岭畔，神虎啸岩前。一自升骑后，朝朝锁翠烟。”

石龙冈，在长桥王厝后，即江夫人被虎咬处，石上现有夫人神虎足迹……今龙峰山下有江夫人庙，敕赐九天巡按江氏夫人，香火甚盛，并流传到省城，与临水夫人相匹。

御史江枢墓，在西村院前官路后，枢以平寇功封荣禄大夫，详人物，即虎婆奶江夫人之胞兄也。江枢，官洋人，初授金溪县尹，以清廉擢太平府。会芜湖县贼钱都管叛据繁昌，拥万众，枢剿灭之，升御史。时丞相王原反，藏甲入朝，枢统军林清德等敌之，除贼首王原，乱乃定。上喜，特进荣禄大夫。按虎婆奶江夫人，即系御史公胞妹，公每临敌，夫人俱显圣助战，御史因具奏，敕封为夫人。

较之明代志书，新志中的江氏传说内容，已经有所不同。崇祯时“彼崖爪迹犹存”，乾隆时已为“神虎足迹”；明时庙额无闻，清时“赐封”为“九天巡按江氏夫人”等等。其中，江氏的出身、身分都出现“历史化”的倾向。在这段模糊的人物影像中，江夫人已然成为御史江枢的胞妹，且因助兄平叛而受到王朝敕封。

至于江御史事迹的史料来源，应取材自官洋江氏谱牒材料。乾隆三年（1738年）三月，

① 包法久编：《长桥包氏宗谱》，1996年油印本，今藏于屏南县长桥镇包厝。

② [清]沈钟：《屏南县志》卷七，“寺观”，乾隆五年。

屏南县令沈钟将修志所需搜集的地方材料，“钉成印簿，分门别类，散给各都，令其逐条填注，至冬汇齐”，而屏南新县历史人物的遴选，“姑就各都所传述者，存其一二余。”^①据光绪《官洋江氏族谱》记载，“源公生一男一女。长男曰枢，位二十六郎，即龙江桥头后宅洋坪开基，始生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正月十二日午时吉，廿岁除授金溪县知尹，敕赐文林郎，为官清廉，廿九岁擢迁太平知府，敕赐金宪大夫……享寿七十三，卒于宝祐四年（1256年），墓在长桥龙江西林院前官路后……虎婆江二姑，乃枢公胞妹也。公每临敌时，姑尚显迹助战而克胜。公是具奏灵胜，敕赐姑九天巡按江氏夫人”。^②若以《玉田识略》江姑传说“尚是世庙间事”的说法为准，家谱中江枢与江姑的人物关系明显时间错位，加之“巡按”一职并非两宋职官，实属明代官职。“我朝初制，历遣监察御史巡抚方隅，或大灾，乃遣廷臣行视，谓之‘巡按’，迄今而止，无定员”。^③故江氏作为宋代御史胞妹的说法确系牵强附会，其封号应为明代民间私封。即便如此，此说甫出，无论是官方记载还是民间流传的江夫人灵验事迹，均不见原来驱除虎患的主题，转而褒扬“孝”、“忠”等主流价值观。例如，在“退虎救孝子”传说中，江夫人以“此孝子也，勿轻犯”一语喝退老虎，强调因“孝”得救的内在逻辑。^④江氏“显圣安寨退兵”的神迹，护佑乡民免遭兵燹，在“系关君命”的动乱时期，仍能忠君护民。^⑤

嘉靖时期的江姑传说，内中大多语焉不详。至乾隆初年时，不但兄妹关系、民间私封俱在，甚至连江夫人诞生、得道时间等一应俱全。今据光绪《官洋江氏族谱》（江良清，1963年抄本）中虎婆生平、得道经历：

乡耆传闻，虎婆名二姑，正月初七午时生。玉匣记正月十五诞辰。瑞生时，见屋上闻女乐音。延长，围内采花，忽见云端灿烂，偶有黎山老母呼唤，遂往旃山学法。至归时，抵在即龙江境内石龙岗，遇一金毛赤虎常噬凡人。姑此除祸，言之：“吾知猛虎必欲啖我”。以虎约之。遂以法剑向石上辟开两痕，深有几尺许，留存遗迹尚在。“苟虎探得几许，吾即乞噬无妨，否则宜为我馭之。”虎便允。然肯首拼布爪牙，向在石痕中拮据，永不能到底。殆而虎力疲敝，晓姑妙法无边，不敢负约。从此以后，来往皆姑乘馭。群黎遍德，无有后患。因尊之曰“虎婆”。至十七岁五月初五日午时，见云端灿烂赤天，姑得道升天之后，无四方妖孽，如狐狸、五瘟、蜃鳄等凶，悉被扫除清静。

① 乾隆《屏南县志》“序文”、“人物”。

② 光绪《官洋江氏族谱》，江良清1963年抄本，今藏于屏南县官洋村。

③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三，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

④ 乾隆《屏南县志》卷六“人物”：“[包国治]一日采薪入。忽似雷响一声，陵谷皆震，闪出一虎，将治扑到。因悲曰：‘予死何足惜！奈老母何？’俄闻有妇人在冈上喝曰：‘此孝子也！毋得轻犯。’虎摇尾而去……时人惊以为异。”是说亦见于《长桥包氏宗谱》，1996年油印本。

⑤ 光绪《官洋江氏族谱》：“[康熙]壬寅年正月初六日辰时，下令二府十二县锐兵突来围剿住寨，交锋战至七昼夜……败兵奔走。于是房主江德玉呵哈大笑，乃与众言曰：‘今日之难，系关君命！此是吾先祖积德，更有神灵呵护也。’传云虎婆二姑此时寨上骑虎出现。众遂寓寨安居六年。及兴平，众就下寨”。

新的传说试图通过“瑞生”、“学法”、“降虎”、“得道”、“除妖”等情节展现出江氏法力高强，降妖伏魔的文本形象。较之明代“江姑跨虎成神”的传说，新传说虽然保留了“降虎”的核心内容，但是其他辅助情节的出现，促使叙事主题发生转移，转而强调江氏能够降服老虎的特殊能力及其来源。超自然的宗教色彩成为整个传说的叙事基调，而这类题材在当地习见于广泛流传的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民间故事。据《三教源流圣帝佛祖搜神大全》中“大奶夫人”所载，“（陈夫人）时生于大历元年（766年）甲寅岁正月十五日寅时诞圣，瑞气祥光，罩体异香，绕闕金鼓声，若有群仙护送而进，因讳进姑……进姑年方十七，哭念同气一系，匍往闾山学法。”^①若与上述江氏传说对照，江、陈二人在诞圣时间、降生祥瑞、得道年龄等方面完全一致——俱以正月十五日为圣诞，出生时均有仙人乐音，同在十七岁时得道成神。不难发现，江氏学法修道成神的经历套用了陈氏传说的经典情节。这不但为江氏法术的来源提供了合理解释，亦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宗教人物之一。与此同时，原有传说中“虎”的角色亦随之“神化”。新传说忽略虎作为猛兽的自然属性，突出“金毛赤虎常噬凡人”的精怪形象。江氏处女的凡人原型早已无法制服“金毛赤虎”，故以“法剑劈石、与虎斗法”取代明代传说中“以身饲虎、与虎斗智”的母题（motif）。

在情节套用的简单模仿过程中，江夫人在传说中仍是独立的个人形象。稍晚问世的祠庙宗教壁画中，陈夫人开始出现在江氏的传说之中，而这类宗教壁画今仅见于官洋、王厝、石龙冈、四保、岑洋等处的江夫人庙。其中，又以官洋水尾夫人殿的历史最为悠久，乾隆初年已见诸方志。^②现存规模为咸丰二年（1852年）重修时所制。^③大殿左右墙壁上分别绘有江、陈传说各二十四幅彩图（具体回目如表一所示），系统描绘了当地民间流行的江、陈传说故事。壁画以演剧式的情景想象，不但完整再现了江氏的生平、功绩，也是明清以来江夫人传说的集大成者。江氏传说体系的确立，标志着虎婆江夫人信仰已经初步形成——既非原有的江姑信仰，亦不完全等同于虎婆信仰。这一传说体系赋予江氏与陈氏同样的“圣母”称号，并以陈夫人“结谊姐妹”的身份象征，一方面说明了虎婆江夫人信仰与临水夫人陈靖姑信仰体系“形式上”的平等关系，另一方面则是获得地方宗教传统认同和接受的直观表现。

表一、官洋水尾江夫人宫宗教壁画回目

江夫人传说故事		陈夫人传说故事	
一	江圣母降生	一	创造洛阳（桥）
二	江圣母入学	二	太平降生
三	江圣母采花遇旂山老母	三	陈圣母入学

① 王秋桂、李丰懋主编：《中国民间信仰资料汇编》（第一辑），《三教源流圣帝佛祖搜神大全》，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第179页。

② 乾隆《屏南县志》“寺观”，“夫人殿，在官洋水尾，祀江夫人。”或知其庙初建当不晚于雍正年间。

③ 大殿主梁墨书：“大清咸丰二年岁次壬子孟冬月十七日午时”，咸丰二年初次修缮。1986年第二次重修。

四	江圣母别亲到旂山学法	四	陈林李结拜
五	江圣母授师说法	五	陈林李三尊长叙会
六	江圣母别师下山	六	龙女带陈圣母往闾山
七	江圣母剑砍石开虎精惊	七	陈圣母闾山参设法王
八	江圣母收服虎精百姓感恩	八	陈圣母学法回家奉亲
九	陈、江二圣母结谊	九	陈圣母在扬州收丹霞
十	吴善求陈、江二圣母除妖	十	圣母乌石山收石碛精
十一	江圣母剑斩狐狸精	十一	江、陈圣母收虎结谊
十二	江圣母驱除五瘟	十二	江、陈圣母同游旂山
十三	江、陈圣母剑斩鳖鱼精	十三	江、陈圣母困蜘蛛洞
十四	陈、江二圣母净骸骨救活生民	十四	陈圣母辟蛇洞救夫
十五	江圣母得道升天	十五	陈圣母黄巡检洞房
十六	回救权九使、十使、十一使为侍从	十六	黄巡检到任九奶遇呈
十七	南唐王造反	十七	陈圣母白塔寺除僧
十八	江圣母云显助战	十八	陈圣母皇宫斩白蛇
十九	敕江圣母九天巡按	十九	袁继图造反福州城
二十	三大将投江圣人	二十	圣母破袁继图阵
廿一	黄母娘、张兆王授江圣母	廿一	陈圣母扛圣旨回宫
廿二	乘鸾驾馭	廿二	陈圣母祈雨
廿三	功曹奏义除害	廿三	陈圣母回镇顺懿庙
廿四	江圣母显迹庇民	廿四	林九娘获收长龙

三、余论：地域意识支配下的江夫人信仰

在乾隆《屏南县志》中，当时的江夫人信仰“香火甚盛，并流传到省城，与临水夫人相匹。”在流传省城的同时，江夫人信仰在县内的地位不断提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时任知县周骏稟请加封虎婆江氏夫人，并且迎奉香火、重修庙宇。尽管“上宪行文饬查，经详复批在案”，最后仍然“无征而终”，但是，客观上扩大了江夫人信仰在县内的影响，“由是夫人之灵，远近咸知崇奉焉”。屏南县学训导黄正绅就此撰有《迎江夫人香火记》，从中可以想见当时当地虎婆江夫人信仰的盛况。

邑有江夫人者，龙江江氏处女也，祖父三世登仕籍，年十七成道于石龙岗。能制猛虎，故称曰：“虎婆”。今其地犹存古迹焉。兄枢官御史，以王师平寇，夫人显圣助战，因奏表之敕封，九天巡按江氏夫人。又有孝子包国治，入山樵采，被虎衔

去，夫人救而苏。事详邑乘，彰彰可考。然当时庙仅一二处，犹未知其灵也。

越光绪二十三年，知县周骏稟请加封，上宪行文饬查，经详复批在案。由是夫人之灵，远近咸知崇奉焉。邑中文峰境，旧有夫人庙，年久损坏，董事某等募修落成之。复鸠同人诣石龙岗迎请香火，见石上虎迹宛然，石缝中有一指如玉石。噫！诚可骇也。因携归状入像内，演剧庆祝三日。从此一邑之灵神，为万家之众母。以妥以侑，获福正未有汇也。谨按夫人生于宋孝宗淳熙间。二月初七日午时，得道于年五月初五日午时云。

时至今日，营房街文峰境江夫人庙早已不复存在，仅留有“敕建九天巡按江夫人庙”的匾额。民国七年（1918年）屏南县城爆发天花疫情，死伤颇众。人们将目光投向能够收痘护民的虎婆江夫人。是年二月，“邑人因往石龙岗迎神于宫祷焉。神入城后稍杀，其另迹甚多。”^①晚清至民国初期，虎婆江夫人信仰在屏南县内的影响臻至顶峰。训导黄正绅赞曰：“咸赖慈悲，临水之外，莫盛于斯，并称圣母，谁曰不宜。”^②

屏南新县地域意识的形成，往往是以古田旧县为参照的。“古、屏分邑之后，疆域山川自应划清界限，纵无玉斧割与，鸿沟以外非吾有也。”^③疆域山川尚可划清界限，而历史人文、地方文化等并无明确界限分明。至于如何分割、划分出彼此之间精神上、心理上的界限，即地域意识与地方认同的构建过程。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抬高江夫人比肩陈夫人之外，屏南县城隍正神的人物遴选，亦成为地域意识构建的核心所在。

屏南设县之初，本县并无“专职”的城隍正神。县令沈钟认为应当从古田县安邑庙中分出一位神明到屏南来充任本县城隍正神：“愚按林溢、林希与刘疆率众一同归命。刘既为古邑城隍之神，今屏为古田分邑，似应请于朝，将林分隶屏邑，敕为屏邑城隍之神，庶报功德并垂不朽云。”^④然而，此议未见回音，更未及实行。屏南遂与古田共一城隍神，皆以刘疆为正神。至今屏南县旧治双溪镇上城隍庙大殿正神仍为刘疆。所不同者，今刘疆坐像前方端坐一神像，神像前立有神主“皇清特授屏南县开县事沈公钟之位”，民间并称“合殿城隍”，即以沈钟、刘疆同为本地城隍尊神。此神主原为咸丰三年七月邑人共立于名宦祠中，用以纪念首任县令沈钟开治屏南的功绩。^⑤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屏南）县长林缉铎同邑绅张洲澜、薛云官、宋谦济等，呈请省府奉批，准以前古田知县刘疆、屏南县知县沈钟合祀该庙，匾曰刘沈二公祠”。^⑥若将分县之后，沈钟“专职”城隍正神地位的确立视为屏南地域意识支配下的选择，那么，虎婆江夫人信仰在县内地位的提升亦可作如是观。

① 民国《屏南县志》卷十五，“江夫人庙”。

② 民国《屏南县志》卷十五，“江夫人庙”。

③ [清]辛竟可：《古田县志》，“凡例”，乾隆十六年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12页。

④ 乾隆《屏南县志》卷三，“城隍庙”。

⑤ 道光《屏南县志》卷五，“人物”。

⑥ 民国《屏南县志》卷十五，“城隍庙”。

